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五

起閼逢攝提格盡
旃蒙單閼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綏和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

考異
荀紀云

赦天下今本紀
無之故不取

壬子丞相方進薨時熒惑守心

心為明
堂熒惑

守心王者惡之火曰熒惑星熒惑天子理
也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見天文志丞相府議曹

平陵李尋

議曹職在論議自公府至州郡皆有之

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

大責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

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

闔府三

百餘人

師古曰三百餘人言丞相之官屬也

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貢麗善為星

善為甘石之學也師古曰貢姓

也麗名也貢音肥

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

決

師古曰引決自裁也還從宣翻

上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

臻百姓窮困

冊即策書也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繩之形程

大昌演繁露曰策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隄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

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治直吏翻

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

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

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

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耳處昌呂翻方進即日自

殺上秘之遣九卿策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

檻皆衣素

乘繩證翻祕器東園祕器也供音居用翻張音竹亮翻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

皆以白素衣之音於既翻

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

事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槨及歛具贈

錢莖地莖日公卿已下會莖數所角翻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慤不貳其命

晏子對齊侯懷莖之辭也

杜預曰慤疑也音他刀翻

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

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

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崇史記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侍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

天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藉其災可移藉之為言

焚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藉其災可移藉之為言

設為之言以發仁君猶不忍為况不可乎使方進罪

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

隱其罪而厚其塋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

所益

卒于恤翻

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

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帝素彊無疾病

自彊以為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衍楚孝王明日

無疾病也

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

衍楚孝王

明日

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

已刻侯印書贊

師古曰贊謂廷拜之文贊進也廷進而拜之也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

昏

夜平善鄉晨傳綉鞬欲起

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附綉古袴字也

鞬音武伐翻

因失衣不能言

攬衣而失手緩縱也

晝漏上十刻而崩

司

之度有晝漏夜漏是時三月晝漏五十刻上者漏箭浮而上也上時掌翻

民間謹譁咸歸

罪趙昭儀

謹許元翻

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

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

婕妤音接予

父子昆弟侍

帷幄數為臣言

數所角翻為于偽翻

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

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師古曰不內顧者儼然端嚴不迴盼也不疾言者為輕肆

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班氏引之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

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

輶較與此不同輶音於綺翻余謂此亦成帝學論語而有得於修容儀者也夫聖人道德之容積于中而

發於外帝則因論語之文而剛制其外而已損者三樂帝何不能服膺斯言乎嗚呼豈唯是哉論

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

淵深嘿靜也師古曰禮記云天

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博覽古今容受

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

色

師古曰湛讀曰耽孔穎達曰耽者過禮之樂

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

可為於邑

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於又音烏邑又音烏合翻

建始以來王

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

者漸矣

言王氏之禍始於成帝

是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大行前謂大行皇帝

軀前韋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辭恩澤侯表博山侯國於南陽順陽

富平侯張放聞帝

崩思慕哭泣而死

放自河東都尉徵為侍中光祿勳丞相翟方進奏免放遣就國

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故

永始三年復甘泉泰畤雍五畤汾陰后土祠罷長安

南北郊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治直吏翻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

六十二里

考異曰成紀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四日漢紀乃

云三月丙午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己巳朔無丙午四月己亥朔無己卯若依成紀當云五月己卯葬依荀紀當云閏三月丙午崩二者各有差舛未知孰是按是年閏七月不當頗差四成紀之文

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

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

共讀曰恭

丞相孔光素聞傳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

養長知兩翻道讀曰導

帝之立又有力

事見上卷元延四年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欲與帝

旦夕相近

近其漸翻

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

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

宮

長安記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余按漢書平帝紀成帝趙皇后退居北宮哀帝傳皇后退居桂宮則

北宮桂宮傳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

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

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也余謂小宗不

得間大宗藩后不得位匹長樂私戚不得妄干恩澤所謂正道也

高昌侯董宏

宏高昌侯董忠

子也功臣表高昌侯國于千乘

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

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俱稱太后

事見六卷秦孝文王元年上時掌翻華戶

化翻

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

下選翻

大司馬

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註誤聖朝

劾戶察翻
註戶卦翻

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譙讓納用莽丹言

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

要一
遙翻

上乃

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五月丙戌

立皇后傳氏傳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從才
用翻

詔曰春秋

母以子貴

見公羊春秋
傳隱元年

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

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應劭
曰成

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追尊傅父為

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

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

師古曰傅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地理志

汝南郡有陽安縣恩澤侯表平周侯食邑於南陽湖陽孔鄉侯食邑於沛郡夏丘

皇太后弟侍

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

地理志河南郡有新城縣

太皇太后詔

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

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

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

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太皇太后止稱太后史省

文復扶又翻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

周未有鄭衛之樂東門漆洎之詩鄭聲也桑中

濮上之音衛聲也皆淫聲也其後凡淫聲通謂之鄭聲孔子曰鄭聲淫是也

黃門名倡丙彊

景武之屬富顯於世

倡音齒良翻

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

蓋王

氏五侯淳于長之屬也

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

好呼到翻

六月詔曰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鄭國

有漆洎之水男女亟於具間聚會故俗亂而樂淫

其罷樂府官

立樂府見十九卷元狩三年

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官

郊祭樂亦武帝置今以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嘉至鼓邯
鄲鼓騎吹鼓江南鼓淮南鼓巴俞鼓歌鼓楚嚴鼓梁皇
鼓臨淮鼓茲邠鼓朝賀置酒陳殿上應古兵法凡鼓十
二人員百二十八人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燕雲招
給祠南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
五人剛別拊員二人給盛德主調匏員二人聽工以日
知律冬夏至一人鍾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
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芋工員三人罷一琴工員五人
罷三柱工員二人罷一繩弦工員六人罷四鄭四會員
六十二人留一人給事雅樂餘罷張瑟員八人留一安
世樂鼓沛吹鼓族歌鼓陳吹鼓商樂鼓東海鼓長樂鼓
縵樂鼓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
不應經法治芋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
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三十九人秦
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
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鉦四會員

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等
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四人其七十
二人給太官桐馬酒其七十二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
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
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晉灼曰祁
音方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剛及別拊皆鼓名也拊音膚
柱工主箏瑟之柱者弦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之也
綬樂雜樂也音漫桐音動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桐乃
成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
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
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

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漸讀曰沾師古曰湛讀曰沈
又讀曰耽自若言自如故也

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

有材行

孟行下翻

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更名秀

歆改名秀

冀以應陶識
更工衡翻

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

秀父向典校書見三

十卷河平三年師古曰卒終也復扶又翻卒子恆翻

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

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

數略有方技略有

師古曰輯略謂羣書之摠要輯與集同六藝六經也諸子即下九流是也詩賦

則自屈原荀卿至揚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之書也方技則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書也凡書六略三十八種

種章勇翻

五百

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諸子分為九流

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

從子

容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

惡殊方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

師古曰蠡
與鋒同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

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水滅火而生
木復生火

仁之與義敬之與

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

慮

師古曰下
繫之辭

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

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

師古曰裔衣末
也其於六經如

水之下流
衣之末裔

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

中竹
仲翻皆股

肱之材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師古曰言都邑

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

師古

曰索求也

索山客翻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

師古曰愈勝也

若能修六

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

舍讀曰捨

則可以通萬

方之略矣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行

孟行下翻

母太后

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師古曰儀表者言為禮儀

之表率余謂有儀可象謂之儀四外望之以正謂之表

初董仲舒說武帝

說輸為翻

以

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

事見三卷周顯王十九年

民得賣買富者田

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亡讀與無同

邑有人君之尊里有

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灋雖難卒行

卒讀曰猝

宜

少近古

少詩沼翻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限制不使富者

過制則可使貧弱之家足也

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服虔曰不

得專殺奴婢也塞則翻去羌呂翻

薄賦歛省繇役

飲力贍翻繇讀曰徭

以寬民力

然後可善治也

治直吏翻

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

復扶又翻

今累

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

訾與貲同

而貧弱愈困宜略為

限天子下其議

下遐稼翻

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

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

頃奴婢毋過三十人

據哀帝紀有司條奏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

得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與

此少異食貨志亦與紀同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

減賤

賈讀價

貴戚近習皆不便也

皆不以為便於已也

詔書且須後

師古曰

遂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

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

齊三服官及諸織官皆無作難成之物以輸送也如淳曰紅亦

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復作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輸耳余謂

如說固非顏說亦未若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濫應劭曰任

余說之為簡易明白也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保也詆誣

也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重絕人官奴婢五十

以上免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上置酒未央宮

內者令為傳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百官志內者令屬少

府以宦者為之掌中布張諸衣物為于偽翻師古曰來音杜卧翻下同大司馬莽按行行

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孟翻

更設坐去羗呂翻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更工衡翻

師古曰會謂至酒所也重音直用翻

莽復乞骸骨

復扶又翻

秋七月丁卯上賜

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

免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為大司空又曰太子太傅師丹為左將軍五月遷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按丹若以十一月為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為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荀紀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

家給使

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為使令

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

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

差

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舜音子也莽三百五十戶光千戶武更以南陽繁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國益封

戶以莽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朝直選翻

又還

紅陽侯立於京師

立就國見上卷去年

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

學問有志行

從才用翻好呼到翻行下孟翻下同

王莽既罷退衆庶歸望

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

外親外家之親

喜獨執謙稱疾傳太

后始與政事數諫之

與讀曰豫數所角翻

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

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鄉亭侯

按升傳及

恩澤侯表皆云封高樂侯國於東海

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

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陽彭宣為右將軍大司空何

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

之臣也

言可為內朝輔弼之臣

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

曰傅氏賢予以議論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

為國恨之

為于偽翻

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

師古曰謂季氏

亡則魯不昌治直吏翻

楚以子玉輕重

師古曰謂楚穀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魏以無

忌折衝

事見上卷秦莊襄王三年

項以范增存亡

事見高帝紀

百萬之衆

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

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五年間古覓翻

漢散萬金以疏亞夫

事見十卷高帝三年疏與疎同

喜立於朝陛下之

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

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余謂晉說亦未可厚非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

用焉

明年復進用喜復扶又翻

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根高

陽侯薛宣安昌侯張禹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氏驕

盛

少詩照翻

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

解光

解戶買翻

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樂

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

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云五官視三百石

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

況商子也

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

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

背蒲妹翻

以根嘗建社稷之策

古師

曰謂立哀帝為嗣也事見上卷元延四年

遣歸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

王氏故魏

郡人

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

以其黨也

九月庚

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

壞音怪

凡

歷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

考異曰尋傳云使侍中衛尉

傳喜問尋按公卿表傳喜為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為衛尉矣對曰

夫日者衆陽之長

長知兩翻

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

其度晦昧亡光

師古曰晦與暗同又音烏感翻

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

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

孟康曰暈適背鑄抱珥虹蜺皆日旁氣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

雄為虹雌為蜺凡氣在旁相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鑄鑄映傷也適者日之將

食先有黑之變也蜺讀曰蜺珥音仍吏翻數所角翻下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

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

度

謂守法度也

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

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義

斷丁管翻彊其兩翻

絕小不忍良有不

得已

良甚也

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

臣聞月者衆陰之長

兩長知翻

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

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

與讀曰豫朝直遙翻下同

陰陽俱傷

兩不相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

足杖矣

師古曰杖謂倚任也

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

師古曰邪佞之

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而異之令其盛彊也惡烏路翻

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

行以水為本

五行一曰水水者天一所生

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

則百川理落脉通

師古曰落謂經絡也

偏黨失綱則湧溢為敗今

汝潁漂涌

地理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沛郡下蔡縣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汝

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南至與雨水並為民害

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

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

之詩也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

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

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地數震

數所角翻

宜務崇陽抑陰

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固志以用英俊建威以黜姦邪建立也

閉絕私路拔

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

師古曰言

有欲衝突為害者則折挫之

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

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

不足言也

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

弘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

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

亡讀

無其道自然也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

師古曰為使而領其

事使音疏吏翻

奏九河今皆寔滅

寔與填同

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

川

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治直之翻下同

而無隄防壅塞之文

塞悲則翻

河

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

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

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濊貊五曰鳧婁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

曰天鄒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
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廵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
咳首三曰焦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胃六曰儋耳七曰狗
軼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
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廵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
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羗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
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
辟其類有五李廵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機狁三曰
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畧有異同
然平常所謂四海之衆但言四海之內之人耳宜博求
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
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
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之所不

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翻度音大各翻

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

以為汙澤

師古曰停水曰汙音一胡翻

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

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

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

待也

塞悉則翻師古曰遽速也音具庶翻

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

民者宣之使言

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謗之辭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道引也

蓋隄防之

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

師古曰雍讀曰壅

齊與趙魏

以河為竟

竟讀曰境

趙魏瀕山

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頻又音賓余謂趙

魏之地一邊接山則地勢高非邊界也

齊地卑下

齊地瀕海故卑下也

作隄去河二

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

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

肥美

淤依據翻

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

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

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師古曰湛讀曰沈音持林翻

今隄防陞者去

水數百步

陞與狹同

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

復扶

又翻重直龍翻

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

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閒河再西

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

地理志黎陽縣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

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按溝洫志具載讓奏曰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抵東郡

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

激使東北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

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水經注曰舊有宿胥口河水

於此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

泛濫期月自定薄伯各翻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

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

難乃旦翻壞音怪敗補邁翻

昔大禹治水山

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

天地之性

師古曰聞開也析分也墮毀也音火規翻斷丁管翻

此乃人功所造何

足言也

人功所造謂城郭田廬冢墓也

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

河南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平原千乘信都清河渤海凡十郡

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

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

之位

謂依禹迹也

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

神謂川瀆之神人謂居人

也處昌呂翻師古曰奸音干

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

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戴子亥翻

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殺所

介翻

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

隄

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水經注曰魏晉之枋頭古淇口也共音恭

多張水

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

如淳曰今

礪谿口是也言作水門流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礪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濟水東過礪谿者

冀州渠

首盡當仰此水門

仰牛向翻

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

如淳曰股支別

也據如說

股當作股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

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

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讓所畫治河三策自漢至今未有能行之者大

率古人論事畫為三策者其上策多孟浪駭俗而難行其中策則平實合宜而可用其下策則常人所知也數所

翻

角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

自元帝時貢禹建毀廟之議韋

玄成匡衡皆踵其說以為太祖以下五廟其親廟四親盡而迭毀迄於成帝終莫能定今二府復奏請與

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孝武

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

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

禮記曰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

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

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立世宗廟見二十四卷宣帝本

始元年

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何武

後母在蜀郡

武蜀郡郫縣人

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

盜賊後母留止

止不行也

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

師古曰左右謂天子

側近

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癸

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

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鄭玄曰周之六官皆總

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乃上時掌翻

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前大行

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

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

射聲校尉王邯等

王邑王邯太皇太后親屬也邯戶甘翻

詔書比下變動

政事卒暴無漸

師古曰比類也比毗至翻卒讀曰猝下倉卒同

臣縱不能明陳

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

師古曰牢堅也復扶又翻曾才登翻

相隨空受

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

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

理陰陽溷濁之應也

錯千故翻師古曰溷音胡顛翻

臣伏惟人情無子

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

師古曰取讀曰娶

孝成皇帝深見

天命燭知至德

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

以壯年克己

己者有我之私克去

也

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

暴者言無疾而崩

而陛下繼體

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

聞天威不違顏咫尺

左傳齊桓公對宰孔之言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

願

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

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

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

上時掌翻

多切直之

言傳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

從才用翻

上惡之

惡烏路翻

免官遣歸故郡

傳氏本河內溫人

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

復扶又翻下同

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

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

卒

恤翻

終也復為侍中其逼於傳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之時傳氏固為驕橫

然史家所記如此等語意其出於王氏愛憎之口

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

徙帝永始二年陳湯

曰甘延壽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

遠之威

言湯等深入康居遠誅郅支雖其寵伏荒外能揚威而鉤致之也為于偽翻

雪國家

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

不羈言不可羈屬也

係萬里難制之

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

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余按元紀詔曰匈奴支單于背叛禮義既服

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傳之無事其改元為竟寧則改年亦以此事非附著也

窮應是南郡獻白虎

白虎西方之獸主威武故以為湯等之應邊垂無警備

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

其功

數所角翻趣使丞相御史立議以序其功也師古曰趣讀曰促

獨丞相匡衡排而

不予

予讀曰與

封延壽湯數百戶

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

此功臣戰

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

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

妒與

妬使湯塊然被見拘囚

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塊音口內翻被皮義翻不

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

通道通行之路也卒

子恤翻燉徒門翻

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

謂罪及其身也

復為郅

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

復扶又翻下同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

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

師古

曰援引也音爰

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

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

薦延

畜讀與蓄同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

臯俊禽敵之臣獨有一

陳湯耳

師古曰臯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仲馮曰臯

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
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臬善鬬故云臬俊猶云臬將
也臬堅亮翻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

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

曾才登翻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

遠于願翻

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

師古曰分謂散

離也舜典曰分北三苗

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

及而湯過人情所有

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
有不能免者非特詭異深可誅責

也度徒洛翻

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

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

言湯功如此之偉猶不免
於罪徒繼今者雖復捐身

為國終制於吏議陷於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為係虜之罪也復扶又翻

偽翻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卒子恤翻

孝哀皇帝上諱欣定陶恭王康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嗣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劭曰

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赦天下司隸

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史女史也中宮

皇后宮也趙皇后傳宮屬中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

隱不見見賢遍翻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有身

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

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翻下皆類此

中黃門

田客

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以宦者為之

持詔記與掖庭獄丞籍

武令收置暴室獄

掖庭令屬少府有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皆宦者為之暴室丞主中婦人

疾病者就此室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籍姓晉大夫籍氏之後其先有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

曰籍氏

母問兒男女誰兒也宮曰善臧我兒胞

臧古藏字通師古曰

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

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

後三日客持

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

趙胎

儀也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

不殺則為違詔命故知當死殺之則即因容奏封事曰
後人以害皇子之罪加之故知亦死

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容復持詔記取

兒付中黃門王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

復扶入
翻為于

偽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官婢張棄為乳母

官婢蓋以罪沒入掖庭男為官奴女為官婢鄭玄曰古
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

史官婢或謂後三日容復持詔記并藥以飲官

師古曰
飲音於

禁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

孝元皇帝

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
俗呼為圭頭者是也額鄂格翻

今兒安在

危殺之矣

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師古曰長

信謂太后遂飲藥死棄所養兒

師古曰棄謂張棄也

十一月宮長李南

以詔書取兒去

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余謂宮長者蓋老于宮中諸女

御因稱之為宮長猶三署諸郎謂久次者為郎署長也前持詔記此以詔書書之與記有以異乎曰有詔記手

記也後世謂之手記光武所謂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手記出于上手詔書則下為之以璽為信長知兩翻不

知所置

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

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十一月

乳

乳如注翻說乳也

昭儀謂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

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要帝

不得立許美人以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怨怒也擣

築也懟音直類翻

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

師古曰故

以許美人生子告汝何為反怒

殊不可曉也

殊異甚也

帝亦不食昭儀曰陸

下自知是不食何為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

師古曰女讀曰汝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母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從

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

新居嫵翻盛時征翻葦篋類也織以為篋也

置飾

室簾南去

飾室室之以金玉為飾者昭陽舍是也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

帝與昭儀坐

使御者于客子解篋絨未已

御者侍者也師古曰絨束篋之繩音古咸翻

帝

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噉

客子

噉古呼字

使絨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籍

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

屏處有遮蔽處人所不見者屏必郢翻勿

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

獄掖庭獄也

其它飲藥

傷憤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

考異曰趙后傳作丙辰按哀

帝紀四月丙午即位赦天下蓋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

傳誤也或者即位後十日赦也

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更工衡翻孝元皇帝下詔

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當丁浪翻

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

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近其斬翻天下寒心請事窮竟

謂窮治其獄而竟其情丞相以下議正法令外朝大議以正其罪帝於是免

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訢臨之子也將家

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

庶

師古曰適讀嫡下同

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

適

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謂知其當為適嗣也適丁歷翻

遂循固讓委身吳

粵

謂太伯逃之吳粵以避季歷

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

聖嗣

聖嗣謂文王

卒有天下

師古曰卒終也卒子恤翻

子孫承業七八百

載

載子亥翻年也爾雅曰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

功冠三王

冠古玩翻

道德最備是

以尊號追及太王

太王古公亶父也武王克商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

故世必有

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

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

師古曰末晚暮也萬

歲言晏駕也余謂人之生也以死為諱故常人以死後為百年之後天子曰千秋萬歲後權柄之重

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如武帝為鈞弋夫人慮者是也師古曰耆

嗜讀曰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使從命也世無周公

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

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斷丁亂翻故廢後

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

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櫃之計師古

曰愚臣謂解光等也金匱言長久又不知推演聖德師古

曰演廣也

音弋善翻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

師古曰私

燕謂成帝閑燕之私也覆音方目翻余謂私燕祗席之私所謂專房燕即此燕也

誣汙先帝傾

惑之過

汙鳥故翻

成結寵妾妬媚之誅

媚莫報翻

甚失聖賢遠見

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

合衆

用衛鞅語意

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陞

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

臣所能及哉

筭竹器也容斗二升音所交翻

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

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

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

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

耿育之言是也春秋為尊者諱義正願下有司議下選

如此探吐南翻師古曰訐音居謁翻

檄翻

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問音近布海

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

之事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

事見上卷成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師古曰恩

帝元延四年

謂以厚恩

接遇之一曰恩謂衛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余謂一說是趙太后亦歸心故太皇太

后及王氏皆怨之

為趙后自殺張本

丁酉光祿大夫傳喜為

大司馬封高武侯

恩澤侯表高武侯國於南陽杜衍縣考異曰公卿表綏和二年十一月

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建平元年四月丁酉傳喜為大司馬喜傳云明年正月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荀紀亦在正月按長歷此年四月癸亥朔無丁酉今從喜傳漢紀秋九月甲辰

隕石于虞二

地理志虞縣屬梁國

郎中令冷褒

師古曰冷音零古者樂工謂之

冷人因以為氏周有冷州鳩原父曰按此時無郎中令余謂令字衍黃門郎段猶等復奏

言定陶共王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

以冠大號

復扶又翻共讀曰恭冠古玩翻

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

古師

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稱音尺孕翻

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

職

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

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

為于偽翻下故為同

上復下其議

復扶又翻下遐稼翻

羣下多順指言毋以子貴宜立

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

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

位不可亂也

易繫辭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

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履者禮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

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

共皇太后之號為母從子共皇后之號為妻從夫

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

之義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

復扶又翻

禮父為

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

尊父母也

引禮記喪服小記之言古者祭祀必有尸服以生時之服事亡如事存也鄭玄曰祭以天

子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不敢以己爵加之嫌于卑之

為人後者為之子故

為所後服斬衰三年

斬衰用麤布具下斬之不絕衰音七雷翻

而降其父母

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

本祖所後之祖

孝成皇帝聖恩深遠

故為共王立後

事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

國太祖

前稱共王後稱共皇隨其時之所稱而稱之也諸侯之國以始封之君為國太祖

萬世

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

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復扶又翻下同

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

禮太祖以下親廟四親盡而迭毀匡衡曰孝莫大於嚴

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

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

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

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

祖母此皆親盡當毀之義也師古曰信讀曰申空去一

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義

共皇立廟于定陶則

為一國太祖之廟萬世不毀立廟于京師則其祭莫適為主又親盡當毀而於禮又為不正也墮讀曰隳非

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

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

貝博蓋翻海介蟲也居陸名賸在水名蜎古者貨貝

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而行錢其後王莽以龜貝為貨蓋祖此說也埤雅獸為友貝二為朋貝中肉如科斗

而有首尾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鹽鐵論曰教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殷人以紫石孔

穎達曰爾雅貝居陸森在水蜎大者蜎小者蜎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玄貝胎貝黑色者餘蜎黃白文

餘泉白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貝錦則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蛇博而穎中廣兩頭銳蜎大而儉

鯖音積而情情狹而長賤音標蝨音舍鮪音况民以故貧

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

下遐稼翻下同

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

師古曰卒讀曰猝

丹老人忘其

前語

年老神識衰減則健忘忘音巫放翻

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

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

上時掌翻

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

朝直遙翻

皆對曰忠

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

下遐稼翻

事下

廷尉劾丹大不敬

承丁傳風旨也劾戶緊翻

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

咸炆欽上書

蘇林曰炆音桂姓也

言丹經行無比

行下孟翻師古曰比音必寐翻

余謂讀如字義自通

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

懣音

滿又莫翻

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

漢三公府皆有主簿錄省衆事簿文籍也

以板書之

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

師古曰厭音一

瞻翻

上貶咸欽秩各二等

博士秩比六百石貶二等則比四百石

遂策免丹

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謏迷國

師古曰謏詐也音虛爰翻

進退違命

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

為于偽翻下為賢同

以君嘗托傳位

謂嘗傳上

於東官也

未忍考于理

理官也謂廷尉也言未召廷尉而考問之也

其上下司

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上時掌
翻下同

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

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

春秋
之義

為賢者諱

丹經為世儒宗

言經學為當世
儒者所宗也

德為國黃耆

師古
曰黃

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盡更生
黃者也耆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

親傳聖躬位在三

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

丹傳以
作已

免爵

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

朝直遙
翻師古

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翻成帝尊禮張禹使
奉朝請後遂以為官名沈約曰奉朝會請召而已請讀

如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傳之臣

尉與慰同安
也復報也

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侯

自蕭望之以讒間免官賜爵關內侯其後周堪等皆

用此比雖曰以恩師傅其實倚閣之使之優閑耳

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

家復為光祿大夫

朱博免官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按杜業傳帝初即位業上書言王氏世

權日久薛宣張禹惑亂朝廷而薦朱博見賢通翻

遷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

為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幼有青病

箕子中山王興之子孟康曰災青之

青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

也青音所領翻字

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

數所角翻

師古曰解音懈余按韻書解音懈者釋除也禱祠以除災也但顏注上云禱祠解舍則以解為解舍之解其說

拘矣賈公彥曰求福曰禱
禱禮輕得求曰祠祠禮重
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

之續漢志常侍謁者主殿上時節威儀比六百石給事
謁者四百石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及

上章報問中郎謁者蓋即灌
謁者郎中也治直之翻下同
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

變易常
性也
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師古曰簿

責以文簿一
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

中山太后馮太后也即元帝
馮昭儀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傳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

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

中謁者令史立治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
續漢志中官謁者令主報中章宦

者為之更工衛翻

立受傳太后指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

及弟婦君之

據馮昭儀傳君之寡弟婦也

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

謀弑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

何其勇今何怯也

當熊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元年之上時掌翻

太后還謂

左右此乃中語

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

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

也

師古曰效徵驗也

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及夫子

按馮

昭儀傳習夫及子也

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

伏法謂受刑而死

凡死者

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傳太

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

抉以揚我惡

師古曰剔抉謂挑發之也擿音他歷翻抉音一決翻挑音他聊翻

我當坐

之上乃順指下寶獄

下遐稼翻

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

朋黨比周

比毗至翻

左遷燉煌魚澤障侯

師古曰燉煌致穀縣本魚澤障也

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

官

為于偽翻

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大僕

張由史立

以此受賞豈知
乃以此賈禍邪

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六

起柔兆執徐盡著雍敦牂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

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闕梁主犧牲事

孛蒲內翻

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

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

可上重違大臣正議

師古曰重難也

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

歲

如淳曰依違不決事之言也余謂上二語即依違之意

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

先免師丹以感動喜

師丹免見上卷上年

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

侯傳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

數所角翻見賢通翻

奏封事

毀短喜及孔光

毀短者譖毀而言其短也

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

第御史大夫官既罷

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事見三十二卷

議者

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

古

漢官至斗食佐史而止言漢承秦號為皇帝下至百官稱號皆不與古同

而獨改三公職

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

治直吏翻

於是朱博奏言故事選郡

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

守式又翻相息亮翻

選中二千石為御

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

言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進而為相

位次有序所

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

丞相

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

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

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

史大夫為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為御史

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

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

復綬和以前之制也冠古玩翻

傅太后又自

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

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

應劭曰謂放棄教令圯其族類背蒲妹反圯皮美反

不宜

奉朝請

朝直遙反請才性反又如字

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

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

持異事見三十二卷成帝

綬和元年重忤傅太后指謂不使居北宮奏傅遷持稱尊號之議也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忤五故翻

由是

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

表外也裏內也傅氏譖之于內

朱博毀之於外也

乙亥策免光為庶人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即

時步出府乘恩澤
棧車歸田里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侯表

陽鄉侯國于山陽湖陵考異曰公卿表四月乙未孔

光免朱博為丞相又曰四月戊午博為御史大夫乙亥

遷五行志五月乙亥朔博為丞相荀紀乙亥孔光免按

長歷是月丁巳朔無乙未十九日乙亥非朔也表志皆

有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成帝綏和元年趙玄自太子

誤之意臨延登受策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書儀云丞

也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

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陞者皆聞焉師古曰陞者謂

上以問黃門侍郎蜀郡楊雄續漢志給事黃門侍郎六

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

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揚雄解嘲所

謂官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者也揚雄自謂其先出

自有周伯僑者食采於晉之揚
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

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

所謂鼓妖者也師灋以為人君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

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鼓妖君

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妖於驕翻其傳曰歲月日之

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為中焉

以

歲三分之則四月巳為歲之中以正卿謂執政大臣也

一曰三分之則辰巳巳為日之中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

自蒙其咎

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蒙猶被也期音基

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

之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

將即亮翻相息亮翻

恐有凶惡亟疾之怒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翻

上不聽朱博既為丞

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

復扶又翻

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

太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師

偽為于翻

比宣帝父

悼皇考制度

宣帝既立八年有司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皇考立廟因園為

寢以時薦享焉然悼園在廣明之鄉長安東郭之外於也定陶共王葬定陶而立廟京師則非因園為寢矣於

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

傳太后丁太

太皇太后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

為四太后

區姬威時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

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丞

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

為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為庶人

事見上卷綏和二年劾戶繁翻

時天

子哀廢委政於丹

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廢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哀音倉回翻

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

惟思也

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

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

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

為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

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

事亦見上卷
綏和二年

當伏顯戮幸蒙赦

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皇太后有屬

勿免遣就國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比自遣就國

仁譚之子也
臧古藏字通

天下多冤王氏者

為下元壽二年王莽復柄國張本

諫大

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

至德以承天序

天序謂帝王正統相傳之
次天所命也上時掌翻

聖策深遠思

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

哉

師古曰言供養太后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

謂先罹元帝之喪而

後又哭成帝也數所角翻更工衡翻

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

師古曰引領自引首

領而退也

行道之人為之隕涕

偽翻為于

況於陛下登高遠望獨

不慙於延陵乎

言王氏斥逐而丁傅貴寵若登高而望成帝陵寢寧不有慙於付託乎

帝

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都侯

綏和二年商子況以

罪奪侯今以邑紹封中讀曰仲

朱博又奏言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

卑而賞厚

漢刺史秩六百石耳居部九歲舉為守相秩二千石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

咸

勸功樂進

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樂音洛

前罷刺史更置州牧

見

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更工衡翻

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

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

師古曰陵夷謂漸廢替

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上從之

六月庚

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從夫也共皇葬於其國賢

曰在今曹州濟陰縣北共讀曰恭

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

近郡國謂郡國之近定陶者讀書音義曰穿復土謂穿填塞事也言下棺訖復以土為墳故曰復土近其新

翻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

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教勸

海夏賀良等

夏戶雅翻

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

惑衆

忠可詐稱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故向奏之

下獄治服

服其挾詐也下遐稼翻

未斷病死

斷丁亂翻

賀良等復私以相教

復扶又翻下同

上即位司

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

應劭曰諸

以待詔董巴曰黃門禁門黃閣數召見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陳說漢

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

變異屢數

師古曰數音所角翻

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

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

師古曰言知道

而不能行

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

久寢疾

班固曰上即位痿痺末年寢劇

異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

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

帝

李斐曰陳道也言得神道聖者劉也如淳曰陳舜後王莽陳之後謬語陳當立而不知韋昭曰殷陳聖劉

之德也師古曰如韋二說是也余謂韋說不詭於正如說則流于巫覡以為二說皆是將安從乎

漏刻

以百二十為度

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

秋七月以渭城

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郡國民上既改號

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

篤過聽其言

師古曰過誤也

冀為百姓護福卒無嘉應

為于偽翻卒子

翻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

六月甲子詔書非

赦令皆蠲除之

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赦令還之臣瓚曰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延

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今皆復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瓚說是矣

唯赦令不改
餘皆除之

賀良等反道惑衆奸態當窮竟皆下獄伏

誅

下邳
稼翻

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此漢法所謂減死徙邊也減死

者罪至死而特為末減也
減死罪一等為城旦舂

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

興諸神祠凡七百餘所

成帝建始初匡衡張譚奏罷諸神祠不應禮者今盡復之一

歲三萬七千祠云

神祠既多而有歲五祠者有歲四祠者故其數若是之多

傅太

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

師古

曰風讀曰諷

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

謂前已決

遣就國罪無重科也

得無不宜

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

博曰已許孔鄉侯矣

匹夫相要尚相得死

要一遙翻得死謂得其死力一曰得其相為死也

何況至

尊

至尊謂傅太后

博唯有死耳

大臣以道事君而博以死奉私屬貪權藉勢之心為之也

玄

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

惡烏故翻

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

前亦坐過免就國

事見上卷綏和二年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

前在位皆無益於治

治直吏翻

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

也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玄承

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

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玄者以博強毅多權

詐難遽得其情而玄易以窮詰也

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

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

劾戶
禁切

請召詣廷尉詔獄上

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

減死罪三等為隸臣
妄晏封五千戶削其

千二百
五十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九月

以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相以

冬月故且賜爵關內侯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
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

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
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以京兆尹平陵王

喜為御史大夫

按表傳喜當作嘉
詳見下年及審是

上欲令丁傅處爪

牙官

處昌
呂翻

是歲策免左將軍淮陽彭宣以關內侯歸家

而以光祿勳丁望代為左將軍

上策宣曰前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

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娶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其上左將軍印綬余按彭宣以連姻藩國而免官丁傅以戚黨而見用卒之奪劉氏者非藩國乃外戚也丁傅於國有大故之時拱手授柄于王氏而彭宣乃能辭三公位於王莽專權之初任官惟賢材烏得拘小嫌乎烏孫

界爰寔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畧千

餘人毆牛畜去卑爰寔恐遣子趨還為質匈奴

寔竹二翻師古

曰毆與驅同遂音錄質音致下同

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

告令還歸卑爰寔質子

責以匈奴烏孫並為漢臣單于不當擅受卑爰寔質子

單

于受詔遣歸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

廣德夷王雲客成帝

鴻嘉二年封又二年薨無後今立廣漢以奉中山靖王嗣謹法安心好靜曰夷克殺秉政曰夷

帝太

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

考異曰五行志云桂宮鴻寧殿災荀紀云桂宮正殿火今從

哀紀

上使使者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

不應召也

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

室家當之妻子也謂受侯

印而死得以封爵遣子孫也

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

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

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不許三月巳酉當薨有星

孛于河鼓

天文志河鼓在牽牛北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孛滿內翻

夏四月丁

酉王嘉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

守式又翻

崇京

兆尹駿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

數所

角翻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

其然與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才難言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歟余謂才難二語古語也孔子

引之謂其言之是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

禮記郊特牲之文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

賢耳非必皆賢也

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

記王

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春秋之時如晉之六卿以中軍帥為正卿亦其君先命之而後聞于天子耳齊之高國魯之三桓皆世卿也漢之王國傅相中尉命於天子猶古之命卿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

治直吏翻

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

周初

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後齊晉秦楚以兼并而地始廣大耳漢郡守方制千里連城以十數是重于古諸侯也守式又翻下同往者致選賢材也致極賢材難得

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

事見十四

卷文帝 十四年 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

按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會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此景帝時事也武帝

當作景帝師古曰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

知而犯敞黜下敞收殺之其家自寬自言其使者覆獄

効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奏也上時掌翻下遜嫁翻

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

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卒子恢翻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

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長知兩倉氏庫

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

樂音洛

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

傳知憲翻數所角翻更工衙翻

司隸部刺

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

司隸部三輔三河弘農其餘部刺史分部諸郡國城戶舉翻

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

全

師古曰不敢操持群下也

下材懷危內顧

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

壹切營

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

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

師古曰言

易可傾危易以鼓翻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蘓令等

縱橫

帛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三年師古曰橫音胡孟翻

吏士臨難

難乃旦翻

莫肯伏

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

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不先假之威

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故縱

孟康曰不以故縱為

罪所以優之也

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

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

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

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

重故每留中或經赦令壹切皆解散也余謂善治民之吏宣帝愛其材或有章劾留中不下會赦則其事得釋

治直之翻
如戶緊翻

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

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

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

余謂此乃防其誣告耳
下選稼翻為于偽翻

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

容忍臣子勿責以備

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
余謂責備者求全也

二千石部

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

潤略

師古曰當寬
恕其小罪也

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

之利也前蘓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

使之逐盜而
問其狀也

時

見大夫無可使者

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
不堪為使見賢遍翻

召盤屋令尹

逢拜為諫大夫遣之

燕原皆舟寬

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

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

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人材當聚於朝廷事會之來無可用者倉猝求之適所以明朝廷之

無人耳少詩沼翻畜許六翻難乃旦翻卒讀曰猝

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

俗風

通荆蠻有瞞氏音舛變為滿國語路潞泉余滿皆赤狄隗姓

及能吏蕭咸薛修皆故

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按嘉此疏誠中當時之病然為相者在於

朝夕納誨隨事矯正天下不能窺其際而自臻於治平不在著見於奏疏以騰口說也自宣帝之後為相者始加詳於奏疏而考其治迹愈不逮前相紫固不在乎此也稱曲證翻

六月立魯頃王子

部鄉侯閔為王

魯共王曾孫頃王封傳國於其子文王
敗敗堯無後今立閔紹封部鄉據紀表

及傳當作部鄉師古曰部音吾又音魚
音子緣翻地理志東海郡有部鄉侯國

上以寢疾

未定

定猶安也

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詔復甘泉秦

時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

成帝崩皇太后詔罷甘泉
汾陰祠復南北郊時音止

上

亦不能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無鹽

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

無鹽縣屬東平國危山
山名言土自起覆草成

路如人力開掘
作馳道狀也

又瓠山石轉立

晉灼曰漢書作報山
山脅石一枚轉側起

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
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

東平

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龕山立石東倍草并

祠之

雲元帝子東平王宇之子也謁后名也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倍音步賄翻

原父曰立石屬上句治直之翻

河內息夫躬

息夫複姓姓譜嫡姓之國為息氏公子邈受爵為大

夫又有息夫氏出焉

長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計

也乃與中郎右師譚

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余謂右師以官為氏

共因中常侍

宋弘上變事告焉

上時掌翻

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

逮王后謁下獄驗治服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

被皮

義翻下遐稼翻詛莊助翻祝職救翻為雲于偽翻

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

見事

二十三卷昭
帝元鳳三年

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及

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

安成共侯王崇時已

死矣故稱帝舅及謚以別下御史大夫王崇也伍宏
以醫伎得幸出入禁門蓋放薦之故并得禍共音恭事

連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農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

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四年春正月大旱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或挾一枚

如淳曰挾麻幹也師古曰橐禾稈轉相付與曰行西王
也音工老翻挾音鄒又音側九翻

母壽

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壽又言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

道中相過逢多

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入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

馳以置驛傳行

被皮義翻折而設翻傳知戀翻

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

不可禁止民又聚會里巷阡陌設博具

師古曰博戲之具

歌舞

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五行志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也

上欲封傳太后

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

從才用翻

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

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

事見三十卷成帝建始元年為于偽翻

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

尚有因緣

孔鄉侯傳晏高武侯傳喜言皇后父及三公封侯尚有漢家舊比可因緣也

今無

故復欲封商瓌亂制度

復扶又翻
瓌音怪

逆天人之心非傳氏

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

李奇曰
持當受

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余按
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

案也李
說是

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顯

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

恩澤侯表汝
昌侯國於東

郡須昌之陽穀

考異曰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商以
今年二月封而孫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

年已罷大司空

官疑傳誤

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

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

乘繩證翻
御侍也

賞賜累鉅萬

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

師古曰藉謂身卧其上也

上欲起賢未覺

師古曰覺寐之寤也覺音工効翻

不欲動賢乃斷袖而

起

斷丁管翻

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

師古曰廬謂殿中所止宿

處

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

夕上下並侍左右

上時常翻

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

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有前

後殿洞門謂闕門相當也皆借天子之制度者也為于偽翻重直龍翻

土木之功窮極技

巧

技渠綺翻

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禁中謂之上方

其選物上第盡

在董氏

選物物之選其尤者上第於衆物之中等第居上也弟與第同

而乘輿所服乃

其副也

乘繩證翻

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匣

師古曰東園署名屬少府漢舊

儀云東園秘器作棺梓素木長三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桺長

尺廣三寸半為甲至足亦縫以黃金縷

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

賢起冢塋義陵旁

義陵帝壽陵也塋余傾翻墓域

內為便房剛柏題湊

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

也外為徼道周垣數里

徼道徼循之道師古曰徼謂遮統也音工鈞翻垣牆也

門

闕果愚甚盛

果音浮愚音思

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

得罪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數以職事見責

數所角翻

發疾頸癰欲乞骸

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

調古諂字

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崇

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

治直之翻下同

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

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

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

師古曰言至清也

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

下遐稼翻

司隸孫

寶上書曰

成帝元延四年省司隸校尉綏和二年上復置但曰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

按尚

書令昌奏僕射崇獄覆榜掠將死卒無一辭

師古曰榜掠謂笞擊

而考問之也榜音彭掠音亮卒音子恤翻

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

師古

曰言有細故宿嫌也

浸潤相陷自禁門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

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上下詔曰司

隸寶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

免寶為庶人崇竟死獄中三月諸吏散騎光祿勳賈

延為御史大夫

延為光祿勳而加諸吏散騎也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散騎騎旁乘與車師古曰

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散悉亶翻

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

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

聞

更定告章刊去宋弘名而入董賢名師古曰定謂改治其章也去羌呂翻更工衡翻

欲以其功

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
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
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
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

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
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

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
言

師古曰暴
謂章露也

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

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

引領猶言引領
項背曰領

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

天下雖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

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

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

大司農谷永

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

材驚不稱

稱尺證翻

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迂

師古曰迂逆也音五故翻

可

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

之止

為于偽翻下同

夏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

傳太后也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

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

晉文公與楚戰勝于城濮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

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

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

今

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

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

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

厭音一涉翻

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

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師古曰尚書盤庚之辭也

其封賢為

高安侯

恩澤侯表高安侯國於朱扶而朱扶之地無所考

南陽太守寵為方陽

侯

恩澤侯表方陽侯國於沛郡龍亢

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

恩澤侯表

宜陵侯國於南陽村衍

賜右師譚爵關內侯又封傳太后同母弟

鄭惲子業為陽信侯

恩澤侯表陽信侯國於南陽新野惲於粉翻

息夫躬既

親近數進見言事

近其靳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議論無所避上疏歷

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上使中黃門

續漢志中

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

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

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母將複姓治直之翻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

大

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

乘繩證翻

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尚翻勞即到翻

蓋不以本減給末用不以民力

共浮費

臧古藏字通音徂浪翻
師古曰共讀曰供下同

別公私示正路也

別彼列翻

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

禮記曰諸侯賜斧鉞然後征王制八

州八伯謂之方伯
各統其州之國

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

任事然後蒙之

任音壬

春秋之誼家不減甲

春秋公羊傳
載孔子墮三

都之言臧與藏
通讀從平聲

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

便頻連翻

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

共其家備

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
師古曰李說是也音詰結翻

民力分於弄

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

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師古曰論語云三家者以

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以雍徹食乃天子之禮何為在三家之堂也三家謂魯叔孫仲孫季孫也余謂隆引孔子之言以謂武庫兵器不當以共

臣請收還武庫

上不說

說讀曰悅

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賤買執金吾官婢八

人隆奏言買賤請更平直

漢書作賈賤賈讀曰價下同

上於是制詔

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

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

傳太后稱永信宮

傷化失俗以隆前有

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

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

如衛武公鄭武公莊

公是也

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

師古曰填讀曰鎮音竹忍翻

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

姓譜鮑本

自夏禹之裔因封為鮑氏齊之鮑氏世為上卿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

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

塞悉則翻

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

泰亡度

亡古無字通

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

日食

十注已見三十二卷元延二年建始元年星孛于營室元延元年星孛于東井後又晨

出東方十三日又夕見西方是四起也彗祥歲翻延尚翻又徐醉翻危亡之徵陛下所親

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覆當作復劇增也甚也今民有七亡

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

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衡翻貪吏並公受取不已

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翻豪族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亡厭上古

無字通下音於鹽翻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繇古徭字通部落鼓

鳴男女遮列六亡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賊

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

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翻治獄深刻二死也治直翻冤陷亡辜

三死也

亡古無字通下同

盜賊橫發四死也

師古曰橫音尸孟翻

怨讐相

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天有六氣陰陽

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而生疾疫亦非時之氣所為也

民有七亡而無

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

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

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

師古曰惻隱皆痛也

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

師古曰務稱賓

客所求也稱尺證翻

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

拱默拱手而默

然不言也師古曰尸主也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

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

哉

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余謂宣言徒知養賢為朝廷之重而不計其有益於時與否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

母為天牧養元元

為天之為子偽翻

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

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

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毛氏曰尸鳩鴝鵒也尸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鴝鵒居八翻

又音吉

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穿空言破敝也

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

命乎奈何獨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

奴從賓客漿酒藿肉

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師古曰藿豆菜也貧人茹之從才用

翻蒼頭廬兒皆用致富

孟康曰黎民黔首黔黎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

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事計

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

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

古亡無字

通下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

非其官官非其人

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此官也

而望天說

民服豈不難哉

說讀曰悅

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

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

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

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

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

言經學有師法也更工衡翻

位皆

歷三公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

司直掌佐丞相不法勝守正不阿

郡國懼為所舉奏故皆慎於選舉

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

等

師古曰少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也

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

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

治直之翻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

優容之

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

朝直遙翻下同

時帝被疾

被皮義翻

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

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

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

自黃龍竟寧時單于

朝中國輒有大故

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

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

亦以為虛費府帑

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帑音他莽翻又音奴

可且

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

已辭而未行也使疏吏翻

黃門郎揚雄上書

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書

官曰制治于未亂兵法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獲勝則不足貴治直吏翻

二者皆微

師古曰微謂精妙也

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

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

此隙矣

言嫌隙從此而開也

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

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

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

之

蒙恬斥逐匈奴以北河為竟漢朔方郡地是也若西河則漢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地是也秦不能取築長

城起臨洮以界之

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

城

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

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

鄧展曰石大也師古

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

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師古曰卒

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卒子恆翻

又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

權書遺之然後得解

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杜佑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遺于季翻

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

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

事見十五卷文帝後

六年雍於用翻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

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

事見十七卷武帝元光二年言欲見匈奴一人

且不可得况使單于面來獻見乎

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

載子亥翻

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

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

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

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

事並見武帝紀操千萬翻寘音填怖普布翻

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

無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

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余謂邊人謂舉燧為狼烟

狼望謂狼烟候望之地樂音洛

以為不壹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

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

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

也喙許獵翻余謂順文而為說其義自通唐諱虎故師古改曰獸

運府庫之財填廬山

之壑而不悔也

師古曰廬山匈奴中山也余按衛青薨起冢象廬山青唯絕幕至填廬山耳或

者寔廬山即廬山歟孟康曰廬山單于南庭也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師古曰桀

堅也言其起立不順

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

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

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

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鮮卑踐蹋兵若雷風言師速而

疾風驅霆行一
過而不留也

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枕職

任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

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

事並見宣

帝紀歸死者歸死命于漢也扶伏猶言匍匐也師古曰伏音蒲北翻

然尚羈縻之計不顯

制

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

朝直遙翻

不

欲者不彊

師古曰彊音其兩翻

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

師古曰驚音竹二翻驚狠也魁大也負恃也余謂肆

習也言易習於為惡也

其彊難誡

誡與屈同

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

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

時嘗屠大宛之城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宛於元翻

蹈烏桓之壘

見事

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

探姑繒之壁

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始元四年探吐南翻

藉蕩姐

之場

劉德曰蕩姐羌屬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

余據元帝永光三年隴西羌多姐反豈是邪

艾朝

鮮之旃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三年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朝音潮

拔兩越之旗

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

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

師古曰離

歷也三月

固已犁其庭

師古曰犁耕也

掃其間郡縣而置之雲

徹席卷後無餘災

如雲之徹如席之卷天清地淨無纖毫之塵翳也

唯北狄為

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

師古曰懸絕也

前世重

之茲甚

師古曰茲益也余謂茲此也茲甚此為甚也

未易可輕也

易以鼓翻

今單

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

離力智翻

此乃上

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

距以來厭之辭

謂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

踈以無日之期

止其來朝辭以他日

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踈

消徃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

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徃辭歸怨於漢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徃昔和好之辭

以怨漢也余謂負恃也負前
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

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

馬於度翻

夫明者視

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

先悉鷹翻

即兵革不用

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

轂擊於外

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
其轂相擊也轂戶容翻

猶不若未然之時

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

事並見武

帝宣
帝紀

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為于偽
翻下同

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

謂向

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

臣竊為國不安也于為

偽翻

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

少詩治翻

以遏邊萌之禍

與萌

氓同謂邊民也

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

許之

更工衡翻改也

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

復遣使願朝明年

復扶又翻

上許之

董賢貴幸日盛丁傳

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

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

上時掌翻

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

入塞後以病為解

師古曰自解說云病

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

卑爰寔彊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

事見上建平二年
寔竹二翻

恐其

合執以并烏孫烏孫并則匈奴威而西域危矣可令降

胡詐為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

侍子因下其章

降戶江翻
下遼稼翻

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

兵伐謀

匈奴客謂匈奴使者也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
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

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

其次伐交者也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孫武子之言
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
者則間而誑之令其解散也

書奏上引見躬

見賢通
翻下屢

見之見同 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

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

逆詐者敵之詐謀未見欲迎測其情也

造不信

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

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

任音士

臣祿

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

竟讀曰境

躬倚祿曰

師古曰倚

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翻

臣為國家計

為于偽翻

冀先謀將然

師古

曰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

豫圖未形

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圖之

為萬世

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

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

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

師古曰行

音下孟翻
敕整也

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

又守手翻

因以厭應變

異

師古曰厭
音一涉翻

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

不以言

孟行下翻

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

師古曰見
謂顯示也

所以敕戒

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

說讀

曰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厯

師古曰傳讀曰
附著音治畧翻

虛

造匈奴西羌之難

難乃旦翻

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

道也守相有臯

相息亮翻

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

談說者欲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之計往就危殆也

辯口快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惠深刻也

古謂

諂

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

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

秦穆公欲襲鄭蹇叔

百里奚諫不聽遂出師晉襄公要而敗諸般還歸作秦

誓以悔過其辭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

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

愆又曰惟哉哉善諫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

我思之敗補邁願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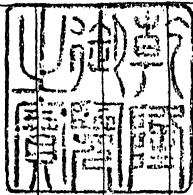
翻註戶卦翻

之語為主

師古曰謂躬為此計先入於帝耳

上不聽

為董賢沮躬策躬遂得罪張本



資治通鑑卷三十四